

戰時小叢書



戰地巡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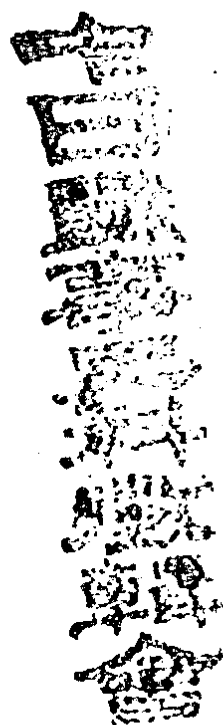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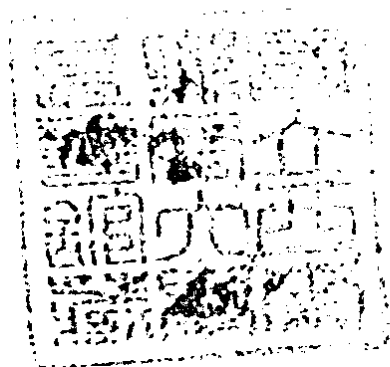
戰時出版社刊

848
478-3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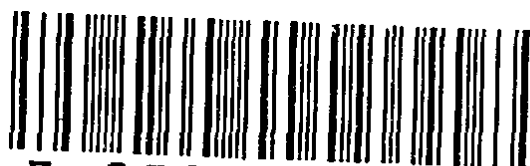
戰時小叢書之一十

戰地巡歷

田漢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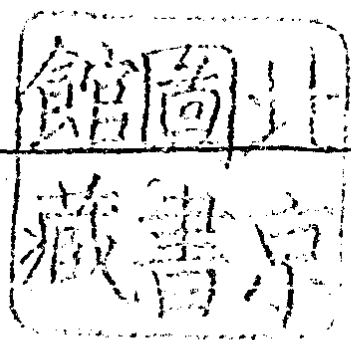


1 9 3 8



3 0580 8896 8

A073218



目次

從閘北歸來（附詩三首）	一
月夜訪大場戰線（附詩三首）	七
前線巡歷	一五
從民族戰爭談到兒童劇	二四
應如何轟擊出雲艦	二九
憶古久列	三七
敵兵陣中日記	四二
京滬征塵	五八
戰士之死	六〇
敬獻死守閘北之忠勇將士	六七
贈張向華將軍	七〇
紀念魯迅速世周年	七一

從閘北歸來

(一)

和彭秉離先生初次相見，是在長崎丸的三等艙。那時適當北伐戰爭中期，我在日本作了一次短期的可是頗爲愉快的旅行之後，將仍歸南京。彭先生却以反日不嫌於日本士官學校未畢業卽憤然歸國。我在船上談得甚爲投機。我覺得彭先生將是一位很有骨氣的軍人。但沒有想到相隔九年他已經是在屹立鐵火中指揮忠勇將士與敵人殊死抗爭的民族戰士了。在雷先生家宴敘之夜，彭先生告訴了我許多戰況。使我興奮非常，而以未能親赴前敵爲恨。當他通知我們，他已和孫元良先生說過歡迎我們去時，我們的高興

可想。

(二)

時間是約好早上八時。我和壽康弟至胡萍女士家，時高伯綏弟已先在。因冒微雨步行至彭先生處。當吾等車出法界時，西北天空忽有晴意，頗引起吾人憂慮。但登船之際，陰雲如墨，雨已較大。忽敵機一隊掠過吾人頭上。旋聞機鎗聲如雨點下。伯綏等相顧失色，視彭先生則泰然若無事。可知對於戰鬥經驗豐富之人，敵機之威嚇作用，亦至有限。

(三)

由彭先生的介紹我們熱烈地和孫元良先生握了手。他是那樣頰長清瘦的人，可是一種精悍之氣溢於眉宇。我表示了我們慰問敬仰的意思之後，

他說：「我在張文英家裏見過你的夫人。」說起來，當然我們也不很生疏。我們首先談到的是巷戰問題。日軍在一二八戰爭時在巷戰上吃了一點虧，因此他們的陸戰隊曾經努力學習過去的經驗年年演習巷戰，我不知道在這次戰爭中敵，巷戰戰術究竟進步到什麼程度。但我們的青年孫先生微笑着說：「我看也沒有什麼進步。他們主要的靠飛機大砲來威脅我們。他們的鬥志是不夠的。當然哪，我們每個人都說得出理由。我們是抵抗侵略，爭取民族生存，而敵人却算什麼？」接着他說到最近俘獲的日本兵，那是一個小商人，他的家裏望着他撐持，而他不能不在軍閥驅策下做無謂的犧牲。他的伸訴不無說非常可憫。但孫先生說最可悲憫的却是東北的一部無知的同胞，他們甚至被驅迫着做進攻中國的砲灰。似乎近來所傳上海

前線發現東北軍都是事實。敵人「以華制華」的手段之毒辣可想！

閩北的漢奸問題似乎已不甚嚴重。有的民衆多搬走了。幸虧與後方補給機關接近尙無十分不便。不過戰爭的會延長到三五年的。我們不能不有更好的民衆動員，并準備更大的犧牲。現在抗戰纔兩月不到，有的人已經覺得犧牲太大，孫先生以爲是不應該的。

(四)

在「蘆溝橋」公演後，我計劃着「全面抗戰」的寫作。此劇擬分五幕。計上海，南京，平漢線，津浦線，平綏線，我要求孫先生供給些關於閩北前線的值得描寫的材料。他很謙遜的說，抗戰是軍人的天職，原無可說。但以閩北之線從八一三開始與敵人「硬拚」直至今日，其間當不乏可

歌可泣的故事。至少士兵們堅忍不拔的精神是斷然值得稱歎的。在那樣猛烈的轟炸下堅守五十餘日毫不退縮，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由陣地戰談到曹聚仁先生。曹先生有點把陣地戰與運動戰機械地對立了。因此有些人說他是「書生談兵」。孫先生以爲陣地戰與運動是隨着客觀情勢而自由自在運用的。但正在這時候，我們這位談兵的「書生」的以半武裝的陸軍記者的姿態出現了。他是那樣熱情的握着我們的手，又是那樣高興地帶我們到他的地方，指點前方的形勢。雨是那樣的不停，砲聲是那樣悶雷似的酬答着。那遠方冒着白煙的許是剛像敵人轟炸的結果吧。……

（五）

回到租界時是午後一點鐘了。雖則頭上仍有敵機盤旋，而緊張的感覺

却大有不同。宜乎久居租界的人會另有一種想法。由於今天所得的印象、我們深覺得一種安心，那是我們上海各條戰線都是這樣的有把握。指揮官的有決心和天才，士兵的忠勇活潑，與民衆的熱烈的支持，便是我們勝利的保證。我們希望的是華北戰線也能像上海戰線這樣的鞏固！

車子在雨中直駛着。我們大家在大陸商場下來。上電梯的時候胡萍女士拍着我肩上的灰，那恐怕是在戰地帶回來的吧。

十月八日夜十時

附詩三首

下河

斜風細雨下郊河，回首機聲軋軋過。無數人家歸不得，淚痕應比彈痕

多。

，與孫元良先生談開北戰事

巨彈穿雲望塔斜，疆場爭奪血如花。疏河抗日同堅苦，兩月將軍未過家。

勉胡萍女士

涉險登高健絕倫，湖南兒女幾軍人？江山共待爭興廢，纖手何勞拂戰塵。

月夜訪大場戰線

因爲大場之線一時頗爲吃緊，爲着理解前方實際情形，我們在參加了

一個戰時風景線之一的結婚宴之後，上了友人××君豫備好的車。到前線去視察是朋友們共同的要求。因此想去的當時有八人之多，但車子實在無法容納，結果去的是謝冰瑩，熊嶽蘭，胡萍三女士，劉保羅，蔣先啓，范長江諸先生和我。（冰瑩在前線服務，以患喉疾暫時到後方休養）。

送亞子先生歸寓後，車子出了租界就直開戰地。沿途從美麗的近代住宅到農民的竹籬茅舍，多被敵機轟炸得樑摧棟折，瓦爍成堆。××路一帶在若干年前也曾偕友人們驅車納涼繞過這兒，現在夾路楊柳在戰火中也憔悴得可憐了。過某地後的公路的一段也被破壞了，車子得繞小路，我們都被簸起一兩尺高。感謝「名車夫」阿福先生的神技，我們沒有演覆車之禍。至某地戰壘相環，皎潔月色中隱約見我守土戰士銀色的鎗尖，和嚴毅

的臉色。遙望東方天空火柱高數十丈，紅碧相映。當是我民房中敵彈燃燒。路上有許多運輸兵，匆匆走過。有的沒有戴帽子，天寒露重，弟兄們的辛苦可想。車子在進行中已可聞更清晰的砲聲，先啓告訴我們回頭車子得經過一段公路，適在敵人彈火距離以內。這使我們緊張但也使我們高興，胡萍女士高唱起「義勇軍進行曲」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同車的人也熱烈地應和起來，我們雄壯的歌聲衝破了這嚴冷的沉寂。進行着的增援的弟兄們不免掉轉頭來注意我們。當日替電通公司寫「風雲兒女」的劇本，丟下了半支「義勇軍進行曲」連「鐵蹄下的歌女」也來不

及自己作（後來是許幸之兄代作的）就入獄了，在金陵獄中讀友人送來電通畫報纔知「風雲兒女」已開映，但竟沒有想到那支破碎的歌到今日已爲全國抗戰學生青年和士兵同胞傳唱，成爲一種「具體的力」。這雖主要的在於聶耳先生優秀的作曲，自己也覺得對於鼓動抗戰做了一點小小工作，頗爲安慰。冰瑩告訴我們，前線士兵極歡喜救亡歌曲，他們每學會了一支歌就非常高興，希望我們有人到前線去教他們。特別是在他們退下來休息的時候，一支雄壯的歌可以恢復他們的疲勞，鼓起他們再戰的勇氣。

和我們同鄉宋軍長握見的時候，前線的砲火正是非常緊密。地面是那樣震動着，簷灰是那樣落着，但在黃昏的燭影中我們這青年將軍却真是孫武子說的「其靜如林，不動如山」。我們大場的情勢如何，他微笑着對我們說：

——你聽，今晚我們全線反攻了。

宋將軍是我們湖南湘鄉人，承受着曾滌生以來沉毅的傳統。但他却并非木訥一流。他很明快地而誠厚地解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首先說敵人的戰略在北方企圖以一切力量攻下山西，完成囊括華北的計劃，在上海是攻下大場，壓迫閘北各線我軍後撤，他可以對國際宣傳「佔領了上海」。然後和我們講條件。但很抱歉的，我們不能使他如願。某路軍在山西已經立了許多戰蹟了。我們以地勢不同，雖不便於運用游擊戰術，却是用全力堵住敵人的進攻，決不輕易放棄一寸土。他非常正確的說：「打仗不決定在地形而決定在戰鬥意志，有鬥志則任何地方都可戰可守，無鬥志則天險也不能守」。因此他堅決否認我軍會輕易上海另覓更堅固陣地的謠

傳。

不過他也做了一個強有力的警告，他以爲若不迅速動員廣大民衆，上海戰線能支持到何時却是一個問題，最具體的是戰鬥員補充的問題，照他的估計，八一三以來敵人死數當在三萬以上，最近十日間的惡戰敵人傷亡至少有一萬六七千。但因火力關係，我們當然也有壯烈的犧牲。我們希望的是各地壯丁不斷的來，經我們三兩月的訓練，可以使他們迅速地成爲民族戰士，他也希望全國文化人能多多幫助這一動員民衆的工作。

因爲戰事是那樣的緊張，我們不敢多談，就匆匆地辭出了。因爲要送先啓回××處，我們繞道××，在月光中看見了那破碎了的學府××大學，愈益增加了我的信念。教育是得和國防聯繫得更緊的。漂亮的翼舍徒然做

了敵機轟炸的目標，我們應迅速建立并開展不可轟炸，不可擊敗的精神教育！

我們的車子所經有時雖在敵人大砲射程以內却沒有遭受射擊。沿途看見許多由火線上抬回的傷兵，有的血還從抬架上流着。我們恨不得去招呼我們戰士的創傷。最使人血肉飛舞的却是那整千萬絡繹於途的援兵，他們那種英勇沉毅的姿態使我們忍不住向他們歡呼，女士們甚至從車子裏站起來，唱着「送勇士出征歌」，胡小姐更從車窗裏揚着巾子叫着「祝你們勝利！」冰瑩說：「祝勝利他明或者不大懂。你該說打勝仗」。於是胡小姐說叫着：「弟兄明，我明全線反攻了祝你們打勝仗！打勝仗！」他們有的也揚手回答「打勝仗」！但大部份都給一種「神聖的森嚴」壓住了。一個

個的「啣枚疾走」。這使我們得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心裏說：「抗敵救亡真不是兒戲的！」這是一個嚴肅的死活鬥爭！

長江約我們去看××，我們因為時間不夠，婉謝了，回到租界，但囉唆一道也通過了。下車後我忽憶××君之約，赴××飯店去會他。那時舞廳的霓虹燈還沒有熄，舞場內正奏着醉人的音樂，一些青年男女們在「火山」上跳得正起勁。使我深深地感覺得租界的寓公生活與「民族的感覺」不併立！

附詩三首

一帶紅光燭碧空，驅車直過大場東。礮聲如吼槍如沸，全線今宵

又總攻。

謝家才調信縱橫，屢向槍林策杖行。應爲江南添壯氣，湖南新到女兒兵。（冰瑩談前線生活，甚興奮。）

寸土安能委虎狼，拚將血肉作鋼牆。月明露冷啣權走，無限森嚴壓戰場。（歸途見無數援兵啣權疾過）

前線巡歷

一

以非常嚴肅緊張的心情和友人們坐上了到××的車。看見沫若兄帶了一條絨氈，我深悔沒有帶圍巾，因爲我祇穿了一件薄薄的秋大衣，幸虧那

晚還不甚冷，也就算了。

雖則繁星滿天，但月亮出得很遲，再加敵機投下的照明彈在右面的天空游動，車子不敢開燈，大部份的路是暗中摸索。車夫的技術似乎也不夠好，前面的車終於停下了。原來撞壞了一位××隊的弟兄，前面的車子不能不把他送到他的總部，這樣，我們也不能不下車坐在路旁草地上等待他們。砲聲是那樣激烈地震動着周遭的空氣，敵機老在近邊盤旋，機關槍聲很緊密地各各入耳。大場前線想來展開着非常的激戰，同行吳君與一××隊傳令兵談話，才知這近邊也曾發見少數漢奸，從事破壞交通的工作，那天給他們捕了十四人，還有不少的漏網。我們深深的歎了一聲氣，覺得民衆的動員實在應急起直追了。

等了將近一個鐘頭，我們的「友車」才來，原來預備同行的某夫人嚇着回去了，並且換了一位車夫。爲着一路上安全，所以我們取了××的線。到達某一夾着樹林的道路時，覺得滿面的光照耀得如同白晝，疑心仍是敵機的照明彈，回頭一望才放了心，原來是「月亮上升」了。

二

雖說不十分冷，然而高秋八九月的夜風仍使我們身上起栗。我和夏衍兄不知不覺的靠得近了。我們目送着那半圓的明月，和被威脅着和平的鄉村談起數年戰鬥生活中的前塵影事，對於許多男女青年朋友和我們自己也做了一回自我批評。我們在對於中國革命前途的樂觀，對於朋友和民衆的熱愛抱着非常一致的見解。——我覺得我們的許多朋友可愛極了。特別是

抗戰以來，我在蘇錫各地所看見的他們那種忍受飢餓痛苦從事民衆運動的姿態，真使人流淚。就是過去比較落後的，也沒有例外。——是的，我覺得中國的智識份子比日本的好得多，日本的智識份子那些「顛落」了的不‘用談，就是比較革命的在今日也噤若寒蟬不敢主張真理。因此我想寫一篇文章說日本人不愛日本。——寫吧！爲着光明和自由，我們不應愛惜一分氣力！

我們這樣熱烈地談着，習慣上我們夾雜了一些日本語。和車夫同座的吳君忽然回過頭來笑着說：他一定要這樣寫，同他同車的有兩個「敵人」，我們也笑了。我想這是不用聲明的，說日本話不一定是我們的敵人，正和說中國話的不一定是朋友一樣。假使你的收音機夠得着，在晚上九點三十

分你可以聽到東京電台某「中國人」的戰事播音。他用他的漂亮的母國語言在告訴我們「支那人」怎樣非「咱們皇軍」之敵！

三

因為繞了路，到達預定地點時已經晚上一點多鐘了。雖然裹着軍氈，但江南的夜寒仍把我凍醒了一兩次。翌晨八時起床，敵機已經來過五次了。但全×部的工作者全沒有減低他們的工作效率，他們都習慣了。會見尤青先生是午前十一時，他招待我們早餐，我們也趁着這機會提出了許多問題，他所給的解答都是說明他的決心的堅定和頭腦的明晰，他說「我們因為要守所以能守」，他批評許多軍事理論家，祇知一般的說現代戰爭應該如何打而不甚注意到中國民族應該如何打。因此他們的戰術多是直譯

的，而不是創造的，注意了人家而忘了自己，他說祇有蘇聯的兵學真是把政治同軍事打成了一片。他批評到華北戰爭的失敗不是「士氣不振，」而是「將氣不振」，殺了一個李服膺而紀綱稍立，戰死了一個郝夢麟而人人奮勇。他很正確地估計到敵人的力量，既不輕敵，也絲毫不懼敵。他說因為淞滬協定關係，我們在江灣閘北一帶沒有做永久的工事，直到開戰以後才在砲火底下趕築起來，因此我們是以野戰的方式做陣地戰，犧牲自然相當大。但他相信敵人要侵略我們一寸土必耗更大的犧牲。他以為戰爭是一種「淘汰」，祇要我們能毅然改正用戰爭所暴露的缺點，若干地區的喪失殆無關大局。他說到過去十年的內戰，他以為那雖然是一種悲劇，却因此鍛鍊出鐵的國防軍。他說三天的強行軍必有許多落伍者，這不足憂。我們

去了那些落伍者，却剩了精兵。但他雖是精兵主義者，却不反對運用大眾軍，他和許多指揮官一樣，希望廣大民衆起來參加抗戰，因為長期抗戰需要大量戰鬥員的補充，因此他也以為迅速而廣大的政治動員是軍事勝利的最大的保證。聽了他的話使我們是這樣的安心。夏衍說：——松井石根也好，真崎甚三郎也好，都是六十來歲的人了。而我們的許多將領都是四十年輕前後的人。蔣先生也纔五十一。對於新事物的理解，中國將領比日本年輕二十年。是中國的無上的強點。

我很同意夏衍的說法。

四

尤青先生不僅是一位優秀的軍事家，而且是一位雅好吟詠的詩人，這

在車上已由沫若兄介紹過了。當然我們對於一位軍人主要的還是要求他會打仗。假使祇會吟風弄月而不會打仗就要變成甲午戰爭的吳（大澂）大帥了。中國若是多有幾位那樣的寶貝大帥真非亡國不可。但尤青先生不是的。讀他羅店爭奪記可知他雖軍中「不廢吟詠」，却更是一位有天才和決心的指揮官。就是他的吟詠吧，也就是他的天才與決心的流露。他有過這樣的幾首絕句：

海東鷹逐陣雲飛，好向江南獵一圍，捉到侏儒三百個，歸來草綠馬還肥。（初入戰場）

戰火漫天戰馬騰，呼江吸海浪層層，健兒爭飲矮兒血，手挽酋頭傲月明。（中秋）

鯨濤鯨浪打危城，全仗吾曹正氣撐，五百健兒同殉國，中原何止一田橫。（弔寶山姚營官兵）

我最歡喜最後一首，因為他談到在最近幾次戰役中官兵作戰的勇敢，壯烈，使人奮興，曾寫一首絕句送他：他和沫若兄也興復不淺，結果在百忙中成功了這樣的唱和。

敵機鎮日繞城飛，虎帳新成破陣詩。十萬健兒齊肉搏，東南此戰決安危！

嘉定軍次贈尤青先生 田 漢

報國精忠古岳飛，滿江紅浪泛新詩。一心運用君誠妙，狂寇已如累卵危。

廿六年十月廿五日的訪尤青將軍於嘉定軍次壽昌卽席吟贈，余亦

效顰，工拙在所不計也。 郭沫若

民族高潮已怒飛，蘸將熱血寫征詩。管他倭寇來多少，殺個光兒國不危。

戰地暢敘，田漢先生寫詩，沫若先生和作余亦爲此。

羅卓英 廿六·十·廿五·

從民族戰爭談到兒童劇

一

偕男女友人數輩訪聞北戰線時，曾會過孫元良先生，并承他邀我們在
他的帳幕聚餐，他說：

「大家何妨吃吃我們軍隊裏的東西？」

據他告訴我們敵我兩方最前線的士兵，因為戰事過於激烈，常有數日不食，以至餓死的。就是平日也因為炊烟容易被發見的關係，白天絕少舉火。士兵每天祇吃早晚兩頓飯。比起來那天在那兒吃的當然是相當好的東西了。當我們慨歎於士兵們的辛苦的時候，他起來說：

「不過現在好了，他們沒有飯吃的時候，可以吃一種特製的硬麵包。」爲着讓我們也嘗一嘗，他進營幕裏去拿那種麵包，但拿出來的除了硬麵包之外，還有一盒朱古列糖，他告訴我們這是一位小姑娘送來慰勞他們的。他還翻出那小姑娘的照片給我們看。那是一位天真美麗的孩子，照片反面很稚拙地寫着她的名字葉秀蘭。她是那樣的激勵着這些戰士們爭取中

華民族偉大的前途。我們很甜蜜地吃了那些朱古列糖，但心裏感着一種慚愧，這是小朋友們慰勞前線戰士的啊，我們怎麼好意思吃？要吃我們就得準備做前線的戰士！

二

小朋友們是天真無垢的。但隨着環境的決定，他們可以成爲天使也可以成爲魔鬼。我又記起在浦東戰線上所聽到的了。

在浦東某地晤張向華先生時，他告訴了我們許多前線的情形，他是那樣富於必勝的信念。但當他說到小漢奸問題時他的臉突然變成很憂鬱的了。原來在浦東方面，時常會發見十來歲的兒童，在敵人及其走狗的指使下，做着擲手榴彈，偷聽電話，傳遞情報……等等的工作。有一個孩子得

了敵人六元錢，却被分給三個炸彈。因爲太重了，他拿不動，丟了兩個在江裏，另帶一個預備去炸輪渡，給士兵發覺，他被捕了。被捕以後，他不得刑訊，就一五一十地講出來。其餘的許多做同一工作的孩子，也都是這樣。據張向華先生說：「像這樣的孩子，一共抓了三百來人，實在殺不下去，但放也不能放，放了他們又要去做小漢奸的。祇好暫時關起來。」可知勞動兒童的教育與動員，是何等嚴重的事！

三

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都知道李秀成部下有許多童子隊。他們作戰的勇敢活潑，是使敵人喪胆的，北伐戰爭中，我看見許多戰士，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他們有的比他們手裏的槍高不了多少。但是他們的奮鬥，却收了那麼

大的戰果。在近五六年來中國的紅軍中，少年先鋒隊的活動，也留下了不可忘的歷史。拿這一趟說吧，我們一到上海，就聽得各方面盛譽我們童子軍在前線救護的勇毅無匹，使人興起。有一位六歲的小孩，把積下的糖果錢，買了一只望遠鏡，送給抗戰中的某將軍，某將軍的謝信中說：「從你送的這望遠鏡中，好像望見了中國復興的將來。」這是非常正確的表現。

四

這裏擺在我們面前的嚴重問題，是在這民族戰爭中，我們應該怎樣去教育兒童，使他們不致受利誘，無知地去做小漢奸；而給他們以種種的啓示，把他們造成民族戰爭中的生力軍。我們要用戲劇的力量，把廣大的兒童——不僅是小有產者的孩子而且是廣大的貧苦兒童——組織起來，向神

聖的民族戰爭動員。

現在，我們爲要保證這民族戰爭的最後之勝利，就該趕快把這兒童教育擔負起來。但是，在這戰時要把他們招集在一個課室裏面，當然是不能的事。因此，我們要廣泛而普遍地用兒童劇來教育他們動員組織他們。

應如何轟擊出雲艦

閱報知我肇和軍艦受敵機之轟炸，沉沒於珠江口，在中國貧弱的海軍中，肇和亦爲艦齡較老實力較厚之艦，此次之被轟沉實爲「飛鷹」以後極不幸之事。所可悲者「飛鷹」做了內戰的犧牲品，而「肇和」却喪失於神聖的國防前線。在此次抗戰勝利之後，中國海軍必有一番新的氣象。相信

在那時候必有更強大的「肇和二世」出現，像歐戰時德艦愛姆登號沉沒後像着又有愛姆登二世三世一樣！

在肇和被轟沉後的第三日，泊於浦江指揮罪惡戰爭的敵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第二次遭受我「特種爆炸物」之襲擊，惜乎格於電網，僅傷及該艦尾部，未能制其死命以爲我肇和復仇，實爲莫大之恨事。我疑心這仍是由於我們疎於知彼。

按「出雲」艦在日本艦隊中是早應退伍的舊艦，於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起工於英國。竣工於明治三三年（一九〇〇），恰當我戊戌庚子之際，艦齡與我「海圻」，「海琛」，「海容」，「海籌」相當。且與我「海圻」同爲裝備八吋之一等巡洋艦，不過海圻排水量較小，主砲亦

少兩門而已。但海圻有萬不及「出雲」處，是他潦倒中國海四十年來碌碌無所建樹，而「出雲」却遭遇時會，立過許多赫赫的戰功。在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中，「出雲」與「吾妻」，「淺間」，「八雲」，「當磐」，「磐手」，同爲東鄉平八郎麾下日本聯合艦隊第二艦隊之力，且爲第二艦隊司令官上村（彥之丞）中將的旗艦，（當時艦長爲伊地知季珍大佐），開戰之始曾參加旅順圍攻戰，旋調赴朝鮮海峽以備海參崴方面之俄艦，蔚山灣之役曾擊沉俄艦「琉琿克」號，至第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出雲」仍以上村艦隊旗艦參加有名的日本海大海戰！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出雲」適在墨西哥沿岸保護日僑，卽與「淺間」諸艦被派爲遣美枝隊，及日本參戰，「出雲」又被調赴地中海爲

日本第二特務艦隊之旗艦。一九一八年停戰，日本分捕得德國潛艇七艘，即由「出雲」押送返日。以後艦齡就衰，退為練習艦，曾航行世界兩週。至一九二一年，「出雲」與「吾妻」，「八雲」，「磐手」，「對馬」等編入「海防艦」羣，以至今日。

「出雲」號積極參加侵略中國的戰爭從一九三〇年九一八事件起。那時她在日本第二遣外艦隊司令官津田中將的指揮下，活動於青島一帶，至翌年一二八上海戰爭爆發，「出雲」遂被派為專以侵華為任務的日本第三艦隊的旗艦。野村鹽澤皆曾乘坐此艦，泊在黃浦江日領館傍，指揮對於閩北居民的燒殺與我產業與文化的破壞，於是她的三烟囪，兩砲塔的姿態，在我民衆的心目中，永為憎惡與仇恨之對象。一二八戰役中中國民衆即曾

有破壞該艦之企圖，不幸未中，至此次八一三上海事變，「出雲」重爲日本第三艦隊之旗艦，在長谷川清司令官的指揮下，重向我華中門戶進攻。「出雲」與中國所結的仇恨可謂不淺，因而以一切力量殲滅這多年的死敵，也成了我們迫切的任務。

南京各報關於敵艦常有誤載。如最近日艦長門陸奧駛抵淞口，金剛，榛名繼至。中央社專電稱長門級（三萬三千噸）日僅有四艘，金剛級（二萬七千噸）僅有八艘。若然，則日本當有主力艦十二艘，而「遮德蘭後型」的新式無畏艦且超過英美。（新式戰艦英祇納爾遜級兩艘，美亦祇西韋幾尼亞級三艘）實則日祇有主力艦共九艘。（比叻退爲練習艦）新式戰艦祇長門陸奧兩艘。（文摘戰時週刊轉載拙文「長門及其他」亦有誤駐爲

四艘）其他改裝戰艦七艘而已。關於出雲亦多誤記。有把她當作敵之戰艦者。查「出雲」基準排水量九，一八〇噸。在日俄戰爭時誠爲其裝甲巡洋艦中『數一數二的大戰艦』，因其最大的姊妹艦「磐手」（九，七艦三噸），祇比「出雲」多四十噸，至於「淺間」（九，七〇〇噸）實略小於「出雲」，又在日俄戰爭時日本「三笠」以下諸戰艦速力同爲十八節，或略多於十八節。一等巡洋戰艦「吾妻」，「八雲」，同爲二十節，「淺間」爲二〇節又二分之一，「出雲」與「磐手」爲二十節又四分之三。（大夏晚報久哉君所稱每小時十六海里非是），「常磐」最快爲二十一節二分之一，比甲午戰時已有飛速進步，但在今日無畏式戰艦速力增至二十三節，一等巡洋艦速力增至三十三節，二十節級的「出雲」當然落伍了。

「出雲」的武裝爲二十生的（八吋）砲二聯裝前後共四門，（新的一等巡洋艦有八吋砲八門至十門）十五生的砲十四門，八生的砲四門，八生的高射砲一門（目前爲防禦我空軍襲擊當然添裝多數高射砲或高射機關槍），魚雷發射管兩基。「出雲」裝甲（克魯伯製）最厚處爲司令塔之十四吋，其次水線帶甲七吋，炮塔及炮廓六吋，因其爲老式艦，其防禦甲板裝甲較薄，僅二英吋半，我們知道防禦甲板裝甲過薄，在現代海戰實爲最大弱點。英德遮德蘭海戰，英戰艦「瑪利皇后號」與「不屈號」之被擊沉，卽緣輕視防空，甲板裝甲過薄，不堪德軍十一吋炮與飛機炸彈之攻擊，況「出雲」甲板裝甲又薄於「不屈號」，我們空軍與炮兵若看準敵艦這一弱點不斷地加以艦面攻擊，「出雲」必能如摧枯拉朽。

「肇和」被擊沉五日了。戰鬥的中國知道怎樣復仇。那就是以轟炸還轟炸「出雲」這樣的舊式的中級艦若不能使她歸於永遠的沉默，我們怎樣對付其他新式巨艦？我們幾次對於出雲的襲擊，都祇傷及她的尾部。這在破壞其運動力，當然有相當效果。而以弱勢兵力攻擊強大敵艦，當運用日東鄉元帥之教訓，甲午戰爭中，東鄉任日巡洋艦浪速艦長，與我戰艦鎮遠遇，我艦炮射程口徑皆遙大於浪速，裝甲亦厚，浪速無法傷之，乃冒我炮火開足速力衝近鎮遠，及遠浪速艦炮有效射程（三千米），即集中炮火於鎮遠司令塔。鎮遠頗受破壞。後東鄉在與其將士教令中曾云，勿以艦小力弱而自餒，射程不夠則可駛近我射程內射擊之，且破壞其指揮部。我們對於「出雲號」以及全日本侵華艦隊，都應這樣。即迫近敵人，集中火力於

其指揮部，及其最弱之點，必能收偉大的戰果。

憶 古 久 列

一

反戰大會豫備在上海開會時我是在藝華公司。那次據說法文豪巴爾比塞要來的。我們會動員許多人到碼頭上去攝新聞片。結果巴爾比塞沒有來，來的是英國前陸長馬萊爵士，和法國人道報主筆古久列。他們在上海的月餘生活中，和我們發生了許多交涉。我們常常在一道赴宴，或是觀劇。他們倆顯然沒有使我們失望。不，以馬萊爵士的倜儻，周到，加古久列氏的勇往熱情，我們真覺得是好一對。他們同樣地是那樣對於東方被壓

迫民族有深厚的同情和理解，同樣對於一切壓迫勞力憎惡着抗爭着。同樣在他們的演說中，談話中，乃至文字中給了我們許多指示和聲援。他們那次來華可以說盡了他們最善的任務。

二

在他們兩人中，古久列氏當然更接近我們。那因為他是那樣一位熱烈奔放的社會主義的作家。他曾利用在上海那麼短促的時日在各處工場農村做過詳盡親切的觀察。記得在華安八樓文化界的歡迎席上，他有過一次很痛切的演說。翻譯者是李又燃君。後來宴畢歸家我和李君同車。李君笑着對我們說：

——剛纔古久列的演說，你當我聽見了嗎？他每天一清早就要我陪他

去看各地的工場，貧民窟，天下雨他滑在田裏也不管，我實在給他拖得疲倦不堪，坐下來就打盹，剛纔他的話我壓根兒就沒有聽清楚。

他這話把我們聽呆了。我問

——那麼你怎麼給他翻譯的呢？

——他是一個狂熱的社會主義者，我知道他老說的是這一套。

我們不覺笑了。這話雖說明李又燃君是一位不大不小的渾人，同時也證明古久列氏是怎樣忠實於他們的任務，他爲着更多的了解中國工農生活，他是那樣的席不暇暖。

三

在山海工學團週年紀念那天，我們應陶行知先生之約，邀了馬萊，古

久列兩位去視察過一次現在成爲主戰場的大場。山海工學團的小先生們對他們致了很熱烈的歡迎。特別是一位叫張健的小朋友，他的話是說的那樣明慧而正確，這顯然使這兩位反戰代表吃驚，他們再三和小先生們握手，並且寫了一段獎勵的話送給他們，要他們常常通信。那天我們本豫備順便拍點兒影戲的，因此同去了好幾位女明星，黃白英杜璐璐諸女士跟隨着我們在那時還頗爲平和的鄉村中走了五六里路。不知什麼因緣，古久列氏對於杜璐璐女士感覺絕大的興趣，後來問康小姐和程步高兄（他是替璐璐做翻譯的）纔知道璐璐很詳細地告訴了她的身世，和參加革命鬥爭的過程。這使我們這位南歐的革命詩人受了很大的感動，在路上替他拍了好幾張照片，臨了還通過步高兄的傳譯給給她許多勉勵，說他對於她的故事極爲興

奮，他祝福着她的奮鬥的前途他預備寫一首東方旅途的詩，她將是這詩中一個脚色。——這段小小的羅曼斯，我半幽默地告訴過古久列的太太，那是福建事變後，她漫遊南北各地復來滬，說要見我們還替我帶了予倩的一封信來的。

後來古久列氏的詩不知究竟寫成沒有？幾年不來滬，也不知小璐璐現在那兒？更不知她對於革命還有興趣否？從電話裏聽得古久列氏的噩耗，使人對於這位熱情的革命詩人起了無窮的回憶。我們失了一位忠實多情的朋友了。中國失了一位主持正義的朋友了。雖然，他的精神是永久和我們一道的。

敵兵陣中日記

適與夏衍兄整理由前線得來的敵人的日記和信札，六逸兄爲國民週刊徵稿，因譯敵兵陣中日記一種以應。作者屬上海派遣軍重藤部隊佐藤支隊新川隊。俘獲日期爲十月十八日。作者文章簡勁，且有短歌數首，似爲智識份子，但在兩軍相接之時，仍不能不向神明作可憐的祈禱，可知敵軍精神武裝何等脆弱。我們當充分把握敵人這一弱點而充分發揮吾人之強點。在他二十一日參加馮宅攻擊時，作者是這樣寫着：

「攻擊馮宅，三中隊幾乎有全滅之憂！想來雖說是「支那」也有不可蔑視的戰鬥力！」

這該是對於我們英勇的士兵同胞一點沒有虛假的讚詞。某些失敗主義者，因最近我軍陣線的後退不去理解其癥結之所在迅速改善之，反而懷疑我軍的作戰能力，主張向敵人妥協投降，其肉真不足食！

此次我們所得敵兵的文件甚多，擬加以細密的整理，以供我抗戰士兵民衆參考。有的信扎寫的那麼纏綿悱惻，剛要寄出而其人已飲我彈火，成了異國之魂，有的日記上批明「我如戰死希望戰友們給我寄回故鄉，」我們雖不是他的戰友也樂意替他執傳達之勞，等到我們獲得決定的勝足以使敵人「反省」的時候。

十月三十一日

第一日 十日

正午入營，經各種檢查之後，入隊。

速成的老總們。這兒那兒充滿愉快的聲音。

第二日 十一日

午前五時半起牀。

第三日 十二日

午前開始軍裝檢查及其他。

午後四時二十八分一路向征途出發，在驅逐艦初雪上有盛大的送別。

第四日 十三日

在艦上有點兒暈船。看見外國船。

十四日

到着。在揚子江上。

於距上海三里（十八華里）之地點。

什麼也沒有，什麼也看不見，

好像來演習似的。

帝國軍艦之多大大地使人氣壯。

十點鐘了還沒有登岸。肚子有點餓，友機三架飛向陸地。

遠遠看見火焰。

登岸，十一時四十五分。腳有點痛。

看見支那人的屍體，

斬得整整齊齊的。

明天我也可以砍幾個了。

午後二時起開始行動。

先到貴腰灣十一師團支隊本部。傷了點風，頭痛甚劇。頗感飲水的不便。

幕營。

十五日

整天在豫備隊（支隊本部附）過着。夜間任步哨，傷風難過得很。水很不夠。想早點到前線去。

（十六至十九日缺，大約因為激戰中無暇執筆吧——譯者）

二十日

昨晚又是一整晚。

在激戰中天明，在激戰中天黑。

「支那」大國的平野。

今夜月明如晝。

十六日

尚未採取行動。

脾肉××××××××（原文不明）

最初的入浴，爽快之至！

十八日

昨晚起派充砲兵警衛兵，一夜未睡。

與熊雄兄面會。精神甚好，惟顯露相當的疲勞。

白天的戰鬥友軍也有不小的損失。

二十日

進攻姚宅。

從昨晚起繼續戰鬥。

我軍也有相當損害。

二十一日

進攻馮宅三中隊幾乎有全滅之虞。我想雖說是支那也有着不可輕視的戰鬥力！

二十二日

本日起休養。

僅僅三天的戰爭却已完全喪失戰鬥力了。

晚九時半支那軍有夜襲。殆同兒戲。

二十三日

從昨天起的休養精神恢復了許多。下痢頗苦。

入夜大隊改作本部援隊，後退六〇〇米達。但子彈依舊飛來。夜抵配備。整晚槍砲的聲音砰砰不斷。

二十四日

昨晚起的槍聲。至今晨未斷。

戰場清晨的某一時從塹壕中也聽到小鳥的歌聲。今天整天受着迫擊砲

的洗禮打得非常可怕。友軍的砲兵全然不振，真是失望之至！
好久沒有吃到點心，今日纔領到。——孔倍特、巴斯克——整天練習掘戰壕。

二十五日

晨起向前方偵察道路。頗爲疲乏。
但毫無所得。

二十六日

休養。前方五六百米達之處正戰鬥着。
迫擊砲似乎沈默了。

在塹壕裏悠然地唱歌安慰這不曉得明天的今天的生命。想寫信回故鄉

也沒有寫。十四時起又開向前駐地丹石橋，和第七中隊換班。

廿七日

丹石橋守備。昨晚沒有什麼激烈的槍聲。放哨時，受着蚊軍的攻擊，真有不支之勢。這兒吃不消的白天是蒼蠅，晚上是蚊子。

前方千五百米突之處似築有相當堅固的陣地。現在就得去偵察。

阿彌陀佛！

敬求神明，讓「皇軍」的威稜永遠光耀於世界吧。偵察至前方約三百米達之處，看見了敵影。高粱酒香味濃郁。瓶如山積。

到前線來第一次用步槍射擊。不知可曾被我打死一人？

四圍敵屍累累，臭氣難聞。

二十八日

午後六時起進出前方三百米達之地。專掘戰壕。敵人也相當頑強地抵抗着。

二十九日

掘掩護壕。第三聯隊方面不斷地戰鬥着。

中隊又有弟兄一名胸部負傷。

以突角狀態前進的我們中隊可以說是軍的第一線了吧。

三十日

今日連迫擊砲的射擊也不會受到。祇有時飛來步槍子彈而已。
正掘壕時險些中彈而死，祇差五英寸。

十月一日

西岸院光譽淨心居士。

淨忻院西譽妙善大師。

南無阿彌陀佛！

本日爲進攻前方二百米突的五箇村邊之敵，編成白襪隊。（即決死隊）

午後六時三十分出發。前方敵陣似相當堅固。從今喚起得繼續攻擊三天啊，賭着性命。

二日

昨夜七時起開始行動。不發一砲佔領××宅。接着掘壕至十一時。相

當奮勇。從早晨起受着敵猛烈的射擊離頭上不過一尺。

中晚吃。乾麵包。此後不知何日纔巴得着飯吃？

三 日

塹壕之一夜安然過去。

二小隊一名戰死，一名負傷。三小隊無一名負傷者。又在槍林彈雨中前進百米。身邊一二米達之處受着迫擊砲彈的洗禮。喊着菩薩。現在祇好求菩薩了。

四 日

昨晚來，以一二小隊掘通敵陣的壕溝。三小隊留守又受着迫擊砲的襲擊。

從二日起至今日死者四名，對於死屍施殘忍之加害，殊使人憎惡。

明五日支隊（全員）奉令總攻，當捨一命爲全軍盡其最善。

今晨九時後由後方部隊送來白飯。我們好像復活了似的。

敵迫擊砲依然在友軍××中隊的頭上吼着。

五 日

從早晨起，在戰壕中是比較靜寂的一日。定今日薄暮實行衝鋒。以決死隊十五名先行從傍邊衝入敵的自動火器。衝鋒當於飛機與砲兵集中射擊之後行之，

一、到處都是爛泥地啊！

三天兩晚沒有吃飯，

鋼盔上溼漉不斷的雨聲。

二、已經是沒有香烟了，

唯一的火柴也濕透了。

飢餓與夜寒，交迫着的我們啊！

三、嘶鳴聲也聽不見了，

永別了戰馬，

把鬃毛做個紀念吧。

四、在馬蹄下亂開的秋草之花，

含着秋雨的濕潤，

又是蟲聲低訴的黃昏！

五、通信筒噤，達到吧，

充溢着淒然抬起的眼中的。

是一行行的熱淚。

六、啊，在遙遠的東方的天空，

雨雲前面發着轟轟的聲音的

是我友軍（日軍）的飛機。

日記寫到這裏止。

十月十八日之戰，作者與多數日軍共遭我軍殲滅，化爲江南戰場之露。這日記便是從他的遺骸上搜出來的。因爲封

面破碎，日記也祇剩了散葉，有些字跡非常模糊。特別是後面的詩，經友人數輩之力纔能辨出。其人甚有詩才，惜不知其名字耳。

漢再跋

京滬征塵

別金陵

空戰朝朝裂巨雷，征車今日繞湖來，荷花破碎湖魚死，千古嚴城未可摧！

過無錫

尋梅幾度過東山，八載重來鬢半斑，南海遺珠成已事，蓄將心力補危艱。（華晉吉兄猶能憶我『方從南海欲遺珠，又對斜陽看太湖』舊句）

過蘇州

又是江南烟雨秋，却將敵愾換清愁，黛娥不見湖光遠，兵火倉皇過虎邱。

過嘉興

遇舊他鄉此快無！扁舟猶得治南湖，危樓無恙菱歌好，賴有長城禦暴胡。（訪伯修於邊區公署并晤滌新）

過松江

水光如帶夜雲低，挈婦攜雛過大隄，此是人間淒絕處，石湖蕩上鐵橋

西。

宿徐家匯

松長風冷露霑衣，却對層雲意氣飛。
信號如花天半赤，空軍今夜顯神威。

過大世界

宛如霹靂下晴空，舞斷歌殘一擊中，
淒絕鐵門纖手落，指尖猶有苑丹紅。

戰士之死

他的呼吸是那麼侷促了，

他的牙齒咬得那麼緊，
看護婦們都低着頭，
周遭充滿着嚴肅的寂靜。

他的記憶回到羅店的前線，
他的手還開着重機關槍，
他目擊着進攻的敵人，
紛紛地紛紛地倒在沙場。

他的氣是那樣的沉，

他的手是那樣的準，
他不許這些癡狂的野獸，
蹂躪我們的國境，

敵人知道我們有備，
已放出了掩護退卻的烟，
但使他們防不勝防的，
却是戰線的後邊。

一個無恥的老東西，

引了一個無知的村漢，
在他掃射敵人的時候，
放了一個手榴彈。

這樣，我們的勇士負傷了，
他的軍服都染了紅。

但他憤然以最後的掃射，
回答敵人的反攻；

在他負傷後的第二天，

才被送到現在的醫院。

因爲血流得太多，

他是被診斷爲：『非常危險！』

他說：『我本預備戰死，

何況是在前線帶了花？』

再問他：『可要寫家書？』

他苦笑着說：『我現在沒有家。』

他又說：『我恨的是不死於敵人，

却死在漢奸之手。

漢奸真是比敵人，

更要無恥的禽獸！

但漢奸是什麼？

漢奸也是中國人，

我們不教育他組織他，

敵人便驅使他來殺我們！

說到這兒也停住了，

他的傷口起了激烈的痛。

他發出了最後一聲：

『快些組織民衆！』

他的呼吸終於停止了，

他的眼睛卻依舊睜開，

巴巴的注視着遠方，

等着最後的勝利到來！

十月六日

敬獻我死守閘北之忠勇將士

全世界的視線，

集中在上海的烽火，

全人類的神經，

集中在我八百健兒的死活。

八百封斬釘截鐵的遺書，

訣別了親愛的爺娘和老婆，

他們準備着把最後的一滴血拚着這瘋狂的羣倭！

閘北已經是一片焦土，

烈火燒着我們的殘窠。
但我們光輝的國旗，
依然飄揚在高樓的嵯峨
沒有人能不肅然致敬，
沒有人忍得住熱淚滂沱
懦夫們也不敢歎氣，
漢奸們也不敢言和，
似孤量燦爛花曉空，
似絕島屹立在狂波，
決心山嶽似的雖搖，

精誠金石似的不磨，
這便是中華民族的靈魂，
這便是自由解放的陵坡，
這不泣我們自有了眼淚，
這不歌我們還歌些什麼？
同胞們！武器儘管敵人的好，
但勇士是我們的多，
快用千百萬的肉彈，
收復我們破碎的山河！

十月卅日我勇士雄據

四行堆棧之第五日

贈張向華將軍

偕沫若夏衍兩兄訪向華先生於軍中，承以肥蟹香酒相餉，並縱談
抗戰展望，寫此壯之。

把酒持螯吟戰事，

一時飲者盡輸君。

浦江兩月波濤壯，

始信人間有鐵軍！

紀念魯迅逝世周年

手法何妨有異同，
十年苦鬥各抒忠。
雄文未許飲曹敵，
亮節堪爲一世風。
惜逝驚添鬆鬢白，
憂時喜見鐵流紅。
中原正作存亡戰，
百萬旌旗祭樹翁，

戰時叢書

戰時教育問題

誰先干涉日本的侵略

抗戰中的青年出路

國共統一戰線及其前途

戰地歷

抗戰期間的文學

怎樣寫抗戰文藝

民族統一戰線論

抗戰時期的新聞宣傳

民衆怎樣參加游擊戰

希特勒之謎

楊東

郭沫若

陳清晨

蕭參

楊晉豪

注馥泉

田漢

阿英

楊晉豪

平心

任白濤

丁三

一角

二角

二角

一角

一角六分

二角

一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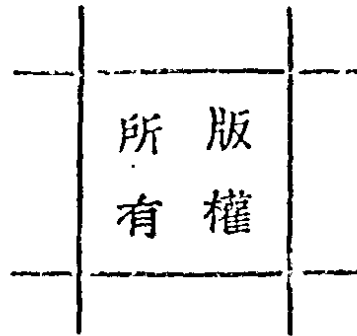
二角

二角

號九一街寶多路寶多 州廣

戰時出版社刊行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版



戰地巡歷

實售一角二分

著者 田 漢

出版者 戰時出版社

82
60000

L